



马可选集八
日记卷（下）

《马可选集》编辑委员会 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中国音乐学院“中国现当代史料建设与研究工程”项目

马可选集

八

日记

日记卷

(下)

《马可选集》编辑委员会编

人民音乐出版社·北京

MAKE XUANJI (8) RIJI JUAN (XI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可选集. 八, 日记卷. 下 / 马可著; 李西安主编. --
北京: 人民音乐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-7-103-05274-7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②李… III. ①文艺—作品综合集—
中国—当代②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6241号

出版人: 莫蕴慧

总 监 制: 赵易山

责任编辑: 王 华、刘沐粟

责任校对: 贾素梅、于天怡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55号 邮政编码: 100010)

Http://www.rymusic.com.cn

E-mail: rmyy@rymusic.com.cn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特16开 50印张

2017年3月北京第1版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,000 定价: 26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。电话: (010) 58110591

网上售书电话: (010) 58110654

如有缺页、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8110533

马可选集

八

日 记

日记卷

(下)

主编 马海玲

总目

马可选集 主编 李西安

音乐著作

一 歌剧卷(上) 主编 马海星

二 歌剧卷(下) 主编 马海星

三 歌曲卷 主编 樊祖荫 副主编 钟立民

器乐、电影音乐卷 主编 高为杰

附册 马可音乐作品选DVD/CD 编选 李西安 马海星

文字著作

四 音乐家研究与音乐评论卷 主编 汪毓和 张静蔚

五 民族音乐研究卷 主编 乔建中

六 诗文卷 主编 李西安

日记

七 日记卷(上) 主编 马海莹

八 日记卷(下) 主编 马海玲

年表、画传与著作全目

九 年表、画传与著作全目 主编 李西安

附录 马可纪念与研究文献选目

马可纪念与研究文选

目 录

第三部分 东北时期

1945年11月18日~1949年9月30日……………(1)

人名注释索引……………(759)

附录

日记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马可(769)

编后……………《马可选集》编委会(781)

第三部分 东北时期

(1945年11月18日~1949年9月30日)

1945年11月18日 星期日

天是阴天，夜里听见哗哗啦啦的下雨声，心想今天也许走不成了，但中队部发了命令还是走。还好，雨没有再落下去，一路倒很凉爽，天未黑时赶到了甘谷驿。

一路上吃、喝、行、住，都有兵站照料，甚为称便。

中队部带有三灯短波收音机，前晚在家曾把线路接通，但找遍张家口与延安的电台却不可得，甚为泄气。

声音最响的是美国电台，无始无终地在那里播送戏院节目，一阵对白、一阵音乐、一阵唱、时而有观众哄笑声，不知算一种什么形式。

1945年11月19日 星期一

今天翻雁门关，行六十里宿禹居。这些都是两年前旧地，依稀可辨。但不妙的是天仍不晴。翻山时还好，快到目的地时（约有五六里）天上实在憋不住了，最后还是下起来了，一下就把队伍下散了，个个都狼狈之至，又饥又冷。虽然早上宣布纪律说不准到宿营地后随便买东西，但大小饭铺还是挤满了人。我和牧虹两人吃豆腐二斤，热腾腾的，沾上辣椒、醋蒜，真觉得味美无比。

1945年11月20日 星期二

昨晚抵宿营地后雨即未歇，夜里雨声未断，想着今天也许真要走不成了。今早天将明时，已吹起起床号。月亮圆圆的时而从云窍中照出来，还吹着丝溜溜的南风，云彩飞奔着，这象征着一个大好的晴天。不久，太阳出来，一天云彩像被什么扫光了似的，行起军时越来越热，但今天只有六十里地，路

也好走，太阳未落时即到达宿营地——郭家台——这是一个整齐干净的村子，背山临水，村前一片广场，明天将在这里休息一日。

1945年11月21日 星期三

天晴，洗衣，洗澡。这地方好，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。

中午时分收到了张家口电台的广播，但只是张家口本市的消息，晚上听到澳大利亚及印度德里电台的广播，说国民党已攻陷山海关进入东北，满口替英帝国主义说教，可恼之至。

1945年11月22日 星期四

今日行军大为舒服，沿平坦的公路行五十里到清涧，住城里。

1945年11月23日 星期五

鸡叫二次起身，天未亮时便吃完饭出发。因为无表，起得实在太早，走出十里地天方明。

1945年11月24日 星期六

走八十里，到绥德。

别来一年半还要多了，还是那样热闹，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。我注意到老乡穿新衣服的很多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穿着崭新的或顶多也是去年新缝的棉衣，穿破烂衣服的走完两条大街才不过三两个。这是很不容易令人注意的问题，但却是一件大事。过去从来不注意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，今天注意到了这问题，也可算作对中国社会较进一步的了解吧。

其实不独绥德城里如此，这两天在乡下也注意到老乡们的生活比起过去已大为改观，我们成天听着“丰衣足食”，只有实际在乡下才体验得到具体的情况。

进绥德，看见贺绿汀、李鹰航等，他们是三大队，先我们两日来此。也看到周扬同志，他们昨日到绥，明天出发。因为我们和校部要隔两天，所以我们要大后天才能走。

1945年11月25日 星期日

昨天宿辛店——因城内空房子都住满了过往的大队，今天校部出发，我们搬到龙儿湾兵站去。上午进城到绥德文工团见元方等，约我们今天参观他们排《白毛女》。文工团是过去唱秦腔的民众剧团，加上由绥师米中学生中选拔的一些干部。绥德过去在文艺政策上有些过左，对旧艺人过火了一些，这多少与前年我们绥米之行也有关系，今天还看得到这痕迹。戏剧方面有干学伟^①，音乐有元方，一切还是新的占压倒优势。新的东西先天不足，在《白毛女》排演中看得很明显，简直是个小鲁艺。排完后天已晚，还留我们开座谈会，一定要我们“指正”，颇窘。

^① 干学伟（1917～），电影导演、电影教育家。1938年入延安鲁艺戏剧系第一届学习，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东北鲁艺文工团三团团委、导演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电影导演及教学工作。主要作品有电影《沙家店粮站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内蒙人民的胜利》。

1945年11月26日 星期一

上午进城，原拟到朱枫处去玩，路上庆楣发脾气，我也大发脾气，一天不舒服。

乱七八糟地跑了一通，实际上什么事也未办，气闷地回龙儿湾。晚上文工团又来演皮影子戏，让我们“欣赏”。因演的不是旧艺人，仅只是介绍一下皮影子的演法而已。

1945年11月27日 星期二

休息两天，什么事也未办，一肚子窝囊气，我觉得我与庆楣像是越来越不了解了似的。

大队很早出发，我到地委电台去取收音机，这是前天拿去让他们修理的，因此到十点才离开绥德。

翻一个山，走七十里，宿霍家坪。

1945年11月28日 星期三

翻两座山，又是七十里，宿郭家沟，相当累困。

今天开始在路上收音，因延安播音是在中午，晚上怎样也找不到（但晚上也广播的）。早上早些走，十一点左右停下来，收倒是收到了，可是刚收一点忽然电波中断，没有办法继续下去。

1945年11月29日 星期四

今天过黄河。

翻了三十里一个大山，到了河边，渡口叫“拐上”，对岸就是碛口，这里也是旧地重游。

顺着黄河水的急流淌下，船夫们嗨哟嗨哟地摇橹，两岸向后移动。我们踏上了晋绥边区，回头看陕甘宁的山村，觉得加倍亲切而留恋。别了，但愿有机会再看见你！

碛口镇长两三里，街上买卖繁荣，人挤得比绥德还厉害，女人的打扮与河西大异，可惜我不能绘描下来。

这里去年敌人曾来过一次，烧炸的痕迹宛然在目，前方的景色给人以新的感觉。

1945年11月30日 星期五

不晓得怎样会梦到阿喃到鲁艺去找我，我似乎又在鲁艺，又不在鲁艺，又像是领她和威到什么地方去玩，糊糊涂涂地就醒了。这是因为离延前把喃和威送保育院时常和他们讲这些事情的关系。出来以后白日劳顿晚上梦特别多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真那个，我怎么老是想他们小姊弟们怎样怎样互相念说着爸爸妈妈呢！

今天是到山西后的第一天行军，到三交，五十里，大得要命，在陕甘宁至少得算七十，不晓得什么原因。这是一道广阔的平川，人烟稠密，三里一村，二里一庄，在陕甘宁是找不到这样的地方的。

这里到过敌人，曾在三交住过两年多，由三交到碛口，经常出来骚扰。敌人出来时老百姓即空室清野，现在日本已投降，这些事已过去得很久，我们只能凭吊遗迹了。

三交有敌人建的岗楼，收复后我们改为烈士纪念塔，碑文上记载敌人占

领期间，我军民围击敌人牺牲干部及战士、民兵等二百余人，碑上刻载烈士名讳。这一个不算大的镇市，竟需付出这样的代价！抗战，抗战，我们成天在嘴边说，今天才更具体地了解了！

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镇市，砖砌的墙皆风化剥落，令人心中冷寂。敌人破坏比碛口更甚，有的断墙颓瓦中还贴有民国三十一年，临县维持会禁止搬走木石的布告，如入博物馆。

老百姓对我们态度好极了，这当是受了敌人的“教育”的缘故吧。

1945年12月1日 星期六

原拟在三交休息一天，因兵站无准备，今天仍继续行进，过临县城，又走廿里，宿城庄，共走七十里。沿湫水直上（由碛口起即走的这一道川），这一道川广阔平坦，比陕甘宁的山川要富裕得多，但由于敌人的破坏骚扰，老百姓生活远较陕甘宁为苦。收复一年多了，元气尚未恢复。在三交连年轻女人都很少看得到，早起也没听到鸡叫。

临县又老又大，从城中穿过，古色古香的大牌楼立在市中，人流如潮水，好不容易由南门挤出北门。

1945年12月2日 星期日

由城庄出发，这几天我都是在天不亮时随前站出发，走十几里路以后天才明。我走得早，为的是在中午时赶到前面收音，不然就要掉队。收音机自己背着，约莫着到了时间（看太阳）的时候就停下来，找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收音。但是这两天电用得差不多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今天居然一点也未收到，到兴县再说吧。

下午在途中忽然遇到胡零^①，他八月间离开鲁艺即回到部队上，这几个月来转战于吕梁山与汾河平原一带。听他谈前方战斗故事甚有趣，也甚离奇。日本人投降后，士无斗志，让他们打八路军都不愿意，他们一块一块地被我们分割，失却联系，没有了上级，只有小头子。小头子给他们的任务是：保护公路，保护电线，保护肚皮。但他们哪一样也保护不了，最后一项常常是偷偷地搞老百姓一些山药蛋回来，但那也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阎锡山的顽固军队成为我们主要的敌人，他们花一千五百元一天雇日本人出来打我们，但日本人是深受过八路军的教训的，因此，反而常受勾子军（老百姓弯起一个食指表示阎锡山的十九路军，因此叫作勾子军）的欺侮，这也算是“翻了天”的事。

最近阎锡山手下大小头目几千个大小姨太太们回太原，没有房子住，因此在报纸上大做文章，题为“大家紧急动员起来为解决房子问题而奋斗！”嗟乎，中国的地主老爷们算是出尽了天下的洋相。

胡零谈，他几个月来随野战军奔波于前方，谈来娓娓不停，战斗生活给予人的充实与锻炼难以形容，我颇自惭，抗战八九年并没有到过真正的前线，体验体验那如火如荼的生活。

1945年12月3日 星期一

昨晚原拟住康宁镇，但因过的队伍过多，民房都住满了，兵站没办法，

^① 胡零（1913～1979），剧作家。延安鲁艺戏剧音乐系第六届学员，鲁艺工作团团员，东北鲁艺文工团四团团员，三团团委、编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研究室研究员等职。主要作品有《火》《小铁匠》等。

介绍我们再走二十里，宿曹家坡。今天共走了一百里路，每个人都在天黑时才摸到宿营地。

我们一行七八人，在离宿营地还有十里时迷失道路，找不到过河的小桥，到村上找两个老乡引路。这是两个很老实的农民，看样子也是在减租减息中翻身的。他们谈抗战前这一带土地都是地主的，地租较河西还要重得多。减租以后地租大大下降，农民普遍地购入土地，没有土地的农民已成为偶然的現象了。

但这一带由于敌人的蹂躏，老百姓的生活仍很困苦，一天两顿稀的，或是一顿稀一顿干，所谓干的也不过是稀饭加上豆炒面而已。

1945年12月4日 星期二

昨晚到兴县，由今日起休息三天，大队部还在这里，明日出发。

兴县城看来并不小，但被敌人破坏得成一堆废墟，这是去年敌人侵犯县城二十多天的成绩。只有一条拥挤的小街，大多都是杂货铺、饭铺之类。有一个澡堂，今天一早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洗澡，但池子只有三四尺宽，七八尺长，五六个人挤到里面，简直无转侧的余地。

1945年12月5日 星期三

老谢来，他是第三大队的，来此已六七日。但每大队要留些人在此工作，他是被留下来的。工作尚未确定，暂住兵站中，每天只有逛来逛去而已。

1945年12月6日 星期四

休息了三天，除了洗洗衣服、洗洗头之外，什么事也没做，很不习惯这

种闲散的生活。自己的确也有些懒，晚上本来有做事情的习惯的，但老乡家中很挤，不方便，常常晚上必须很早睡，有时整个后半夜就再不能睡着了，想很多的事情，也常朦朦胧胧地做很多不近情理的梦。

我们住的老百姓家，是一家城市贫民，夫妻两个都有三四十岁，一个女子十四岁，和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。他们原先是乡下人，抗战前租种寺院和尚的地，后来政府没收了庙地，又尽先把地租给了退伍军人，他失了地跑到城里来，靠打短工谋生，挣一顿吃一顿。每天天刚亮，婆姨就起来生火做饭，一家四口围在炕上喝了一顿小米粥后，便各做各的事情：男人做工，女人到纸烟厂去刷烟叶，这样每天可以赚到一百块农币（合边币一千六百元）的工资。晚上男人回来了，买回来豆面或是莜面，一家人又围在灯下吃饭，一顿稀一顿干，这就是他们的日常食品，但就是这样较之乡下农民吃的已算好得多（乡下人还要吃糠的）。昨天男人给建筑工人当小工，挣了一百五十元，买回来莜面吃了。今天吃的是豆面条，男人老不回来，娘儿三个先吃了，到大家都已入睡，男人才回来，大声责骂婆姨没给他留灯留饭，婆姨咕哝着起来，通了火伺候男人吃个饭后，才睡去了。男人今天是抬伤兵，走了八十里路，挣了三百五十元。原来这里有抗战勤务，派到商人身上，他们怕耽误了生意，常常是出钱雇人去抬的。

女子今年已经出嫁了，现在是走娘家来。才十四岁的孩子，打扮成少妇的样子，俨然是一个小主妇。她是以两万多元的身价卖出去的，老子以一万多元买了十垧地，明年一开春就要回乡种地去了。

1945年12月7日 星期五

今儿一早出发，走六十里，原定宿界河口，不晓得为什么住不下，又走